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臨川文集卷八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棍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唐作梅

謄録監生臣陳燦

欽定四庫全書

臨川文集卷八十五

宋 王安石 撰

祭文

祭曾魯公文

祭范潁州文

祭周幾道文

祭張左丞文

祭高樞密文

肅肅魯公為時臣宗小大具宜濟以勤恭寔相累朝有德有庸帝序之爵三公是秩神介之祉乃終有吉顯允嗣子能匹公休贊我事樞符帝之求公榮在家禄養具美既壽且康順以卒歯公則無憾以返其真天子震悼逮及國人況如安石辱知最久西望涕頤以薦食酒

祭范潁州文 仲淹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瑶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姦

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諤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酋酋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為忠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釃河江以灌尋尺宿贓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弦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猘狂敢齮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

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内外完好既其無為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虵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于六七遂叅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宄除荒官吏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偷墮勉强彼闒不遂歸侍帝側卒屏於外身屯道蹇謂宜耆老尚有以為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葢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廐庫逾空和其色辭傲訐以容化于婦妾不靡珠玉翼翼

公子弊綈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堙于深孰鍥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令亡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滞哭馳辭以贊酹羞

祭周幾道文

初我見君皆童而幘意氣豪悍崩山決澤弱冠相視隱憂困窮貌則倂年心顏如翁俛仰悲歡超然一世皓髮蟄蟄蜮分當先弊孰知君子赴我稱孤發封涕洟舉屋驚

呼行與世乖惟君縺綣弔禍問疾書猶在眼序銘於石以報德音設辭雖褊義不愧心君實愛我祭其知歆

祭張左丞文 若谷

嗚呼公作昇州先君實佐公為其子請昏于我先君不幸公覲京師訃逮公門公哭殊悲弔問賻祭使來以時乃令公薨獨以窶故財無以遂儀無以賻祭又不時獨悲以慕惟公之生明惠裕和善恕於人恩實我多雖祭不時其吐之乎

祭高樞密文

越初生民降訖于兹廢興亂治成敗安危猷為之君辯論之師章書傳記箴賦銘詩乖離詭駮有萬其辭公於其間靡所不知江含海蓄其富無訾孰窮其源孰究其涯作時宗工出長羣司洋洋厥聞可以敷施謂且永年左右諏咨曷云其凶弗耄弗期凡我常僚曷巳其思為此薄物以將我悲

羣牧司祭高公文

嗚呼惟公學問文章丘山鬱鬱湖海茫茫弼我密命作刑四方寅恭淑慎天子所臧駉駉之良兵賴以盛公用勤告遂圖厥政某等在職維公之依孰奪以逝邈乎不歸殯引就行有翩其旂來陳薄物以告長違

祭吕侍讀文

嗚呼伯夷相唐尚父賔周受氏胙國重光奕休于辰之逢發我文靖公實家嗣纉前之慶御書翰林典禮太常是為世臣焜燿家邦方騫方奮厥隕誰使震驚咨嗟上

自天子凡居此列惟公弟僚於公之殯祗薦羞醪

祭馬龍圖文

嗚呼余託業於進士熟君名於垂髫既備官於淮南習為縣之風謡去幕府而西遊依國門之嶕嶢始逢君之執鞫屢顧我而回鑣逮揚子之既見方皖城之窮漂遂有通家之好終無挾長之驕君言事以北出予罷官而南僑一江亭之邂逅話宿昔以終宵以牧官之在列當御史之還朝又追隨於暇日心所好而忘遥距乖隔之

幾何忽水淺而風飄畫半塗於萬里棄餘日於一朝維知君之日久信智邁而才超考前人之治亂講後世之昬昭釋衆言之牴牾排異學之傾揺衆相紛以異緒君獨悟而同條嗟塲人之巳矣斤欲奮而誰要想明靈之猶在冀薄禮之能招

祭曾博士易占文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卒困以夭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為誰公之閭里宗親黨友

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
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日䏍敗山傾谷圯人居
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壽夭尚何憂
喜要之百年一蜕以死方其生時窘若囚拘其死以歸
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唯其不見生者之悲公
令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
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奠觴

祭蘇虞部文

君愼足以保其身和足以諧於世嗟乎不淑而不永年受命祖東纔三年耳孰云今者君以喪歸交遊之情哀痛何極聊陳薄奠以告長違

祭李省副文 壽朋

嗚呼君謂死者必先氣索而神零孰謂君氣足以薄雲漢兮神昭晰乎日星而忽隕背乎不能保百年之康寧惟君别我往祠太一笑言從容愈於平日既至即事升降孔秩歸鞍在塗不返其室訃聞士夫環視太息矧我

於君情何可極具茲醪羞以告哀惻尚饗

祭高師雄主簿文

我始寄此與君往還於時康定慶歷之間愛我勤我急我所難日月一世疾於跳丸南北幾時相見悲歡去歲憂除追尋陳迹淮水之上治城之側握手笑語有如一昔屈指數日待君歸舲安知彌年乃見哭庭維君家行可謂修飭如其智能亦豈多得垂老一命終於遠域豈唯故人所為歎惜撫棺一奠以告心惻尚饗

祭馬玘大夫文

嗚呼惟君才敏强明為時能吏剸劇撥煩易於屈指近畏遠懷有譽無訾使于嶺南俗易夷鄙江東内還厥勢方起孰云一朝壽止如此攄懷以辭薦此薄菲

祭盛侍郎文

某聞之行義弗高位與年尊慼者則已行義既高位與年下憾者則人在己無慼在人無憾有若公然其又奚言惟昔先人捐我諸孤實在公藩公泫然哀遂死賻存

託殯得宮寓處得廬一出公恩公或我臨不有其尊我獎我矜均其子孫戴德莫讎誰謂我人去公三年問不再行豈曰怠忘賤不敢煩補官揚州公得謝歸曾幾何時訃者來門哭泣作書以弔後昆欲醊棺前縻不可奔會有吏役盡室而南戢恨含慙轉移寒暄乃令來歸公喪且朞纔命使人薄進蘋蘩嗟嗟公恩死其敢諼

祭杜待制文

士恥無材恥不脩身身脩而材有不及民凡世可願於

公皆有孰窘其年不使難老貴者善防其有孰窺公心豁豁不置牆帷有挾易驕不難拒善公義所在服之無斁推以時施宜以每成又況於公强果以行物貴於時常以其少悲矣予思我知其久鍾山北蟠江落而東完厚密穸萬世之宮其歸孰知愚與在此酹公以文以配銘史

祭丁元珍學士文

我初閉門屈首書詩一出涉世茫無所知援挈覆護免

於阽危雖培浸灌使有華滋微吾元珍我始弗殖如何
棄我隕命一昔以忠出恕以信行仁至於白首困厄窮
屯又從躋之使以蹟死豈伊人尤天實為此有槃彼石
可誌於丘雖不屬我我其徂求請著君德銘之九幽以
貽我哀不在醪羞

祭刁景純學士文

嗚呼刁公不忮不求坦然立行之平裕然與人之周既
貴賤以同觀亦始終之相倂惟其動必依於仁故其壽

若此之脩望音容而已遠欲親弔以無由慨臨風而出涕辭以侑乎醪羞

祭韓欽聖學士文

嗟爲君兮邦之特目揚秀兮顔髮澤紛百家兮並涉超獨懷兮道德博蕩蕩兮無畛寛恂恂兮莫逆出當官兮發論使權彊兮絫息年何尤兮止此禄不多兮誰啇具壺觴兮酹哭攀喪車兮啓夕豈獨愁兮吾儕隱多聞兮諒直顧笑語兮已矣蒖來嘉兮嵬嵬

祭沈文通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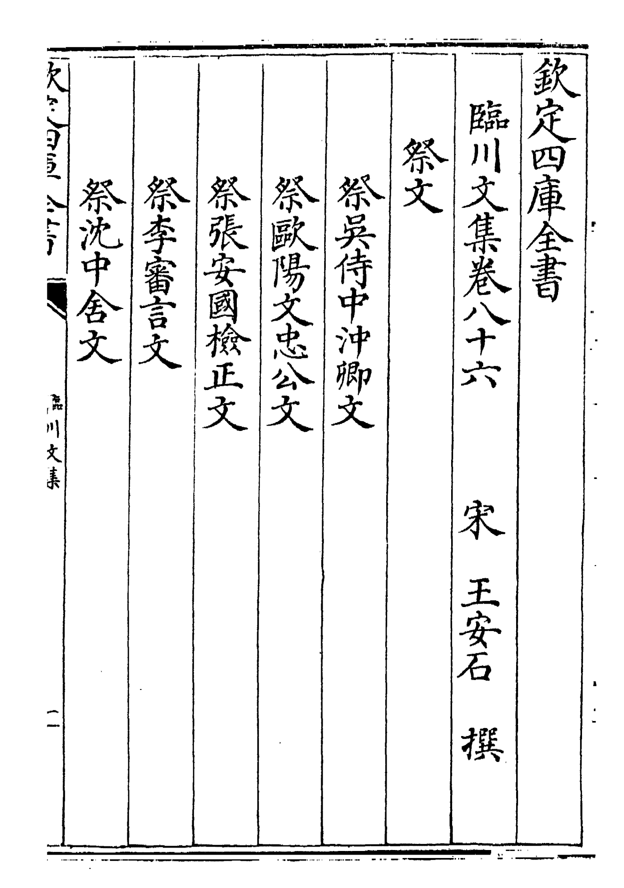
嗚呼文通一世之英耀矣其光韡矣其榮有所不為為無不果有所不學學無不成故治行簡於人主之心名聲溢於時士之口謂且復起謀謨左右何與之以如此之才而不副之以須臾之壽悲傷嘆息舉世皆然豈特故人為之流漣馳哀一酹以訣終天

祭杜慶州杞文

嗚呼慶州一世之英濯濯其靈粲粲其明材能稱於天

下言行信於朝廷孰多其予而不足以齡不肖之身始佐公揚公後來東有賜於明昔飲同堂今奠於庭酒肴則薄豐者維誠再拜事公敢不如生

臨川文集卷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臨川文集卷八十六　　宋　王安石　撰

祭文

祭吳侍中沖卿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張安國檢正文

祭李審言文

祭沈中舍文

嗚呼公命在酉長我一時公先我茁我後公萎中間仕宦有合有離後我所踐公輒仍之出則交轡處則連榱坐肘則並行肩則差豈願敢及天實我貽公之停蓄及所設施有誥有誄亦有銘詩又將有史傳所不疑我既憊眊何辭能為婚姻之故唯以告悲

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况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

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邅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

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䰟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穎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為涕泣而歔欷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祭張安國檢正文

嗚呼善之不必福其已久矣豈今於君始悼歎其如此

自君喪除知必顧予怪久不至豈其病歟今也君弟哭

而來赴天不姑釋一士以為予助何生之艱而死之遽

君始從我與吾兒游言動視聽正而不偷樂於饑寒惟

道之謀既掾司法議爭讞失中書大理再為君屈遂升

宰屬能撓彊倔辯正獄訟又常精出豈君刑名為獨窮

深直諒明清靡所不任人恍莫知乃惻我心君仁至矣

勇施而忘己君孝至矣孺慕以至死能人所難可謂君子嗚呼吾兒逝矣君又隨之我留在世其與幾時酒食之哀侑以言辭

祭李審言文

嗚呼噫公之才豈獨我知公數困厄豈人能為所畸乎人豈能無疵所併乎天我乃知之交不就利高明所忌涖不失宜孤寡所思凡今君子疚實在玆公亦如我如我公知厥交淡如唯正無私哀今亡矣侑醊以辭

祭沈中舍文

惟公之生于朝搢紳夫人嬪之以作封君皆以壽終而世有人昔我先子公倫之舊施于不肖遂為世友不腆之文既藏于丘惟是區區以贊醪羞

祭束向元道文

嗚呼束君其信然耶奚仇友朋奚怨室家堂堂去之我始疑嗟惟昔見君田子之自我欲疾走哭諸田氏吾縻不赴田疾不知令乃獨哭誰同我悲始君求仕士莫敢

匹洪洪其聲碩碩其實霜落之林豪鷹儁鶻萬鳥避逃直摩蒼天躓馬僅仕后愈以困洗藏銷塞動輒失分如羇駿馬以駕柴車側身墮首與蹇同芻命又不祥不能中壽百不一出孰知其有能知君者世孰予多學則同游仕則同科出作揚官君實其鄉傾心倒肝迹斥形忘君於壽食我飲鄞水豈無此朋念不去彼既來自東乃臨君喪閟閟陰宫梗野榛荒東門之行不幾日月孰云於今萬世之别嗟屯怨窮閔命不長世人皆然君子則

亡予其何言君尚有知具此酒食以陳我悲

祭陳淡宣叔文

嗟乎宣叔學以為已不溺於俗孤騫介峙孰以不羸孰忤不强卒躓窮巴乃命不祥怡怡在宮翼翼在外胡是不福貴姦壽悖我思古人祿世其初悲君之食不逮於孤古不背死隆親急故令此營營誰瞻誰助自昔海濱以心相投俱官於南邂逅綢繆顏合意同云誰無友諒直之好於君實厚有志不施又困無財雖痛何為維以

告哀

祭王回深甫文

嗟嗟深甫真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乎雖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為實受命於吾母曰如此人乃與為友吾母知子過於予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既喪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即死吾何能久摶胷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為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尚知否

祭刁博士繹文

惟君其先𢿱冕之華君弱而良遜世其冢越天聖初上始即位開延閭人間不容僞若古堯虞稷契親逢君子其時奮追群龍五兩之綸三鍾之粟沈才下吏間關楚蜀𧎥來揚州輔佐元侯朝其或者明試謨謀最未及論泯焉之幽𪛉紫紛如朱丹其車昔之同升泰亦衆巳胡寧若人乃此乎止旻天介壽宜良者多良者弗壽謂旻天何親髮墮顛子髮猶羈帷堂一慟誰者無悲令龜得

日棺還無咎銘旌悠悠羽翣南首惟君之舊惟僚及友徘徊路旁涕落奠觴

祭虞靖之文

剛耿直諒醇明博美敢於為義我實知子達我所願窮吾所耻奈何終窮命也天只前年僕馬來自田里白顛夷戫相見悲喜輸吾肝膈莫逆其䠥衰老邂逅綢繆山水念我難繼庶令少止翻然為辭遂隔生死寓哀一酹嗚呼已矣

祭北山元長老文

元豐三年九月四日祭於北山長老覺海大師之靈自我壯強與公周旋令皆老矣公棄而先逝孰云遠大方現前饌陳告違世禮則然尚饗

祭呂望之母郡太文

嗚呼賢矣夫人善持門閭皓若玉雪一其終初允孝維婦允仁維姑實生才子我所歎譽秉義率法困而不渝夫人之教著不可誣歸殯窀穸無悔無愉維子之故具

此俎壺

祭程相公琳文　為高若訥作

嗚呼公在京師為天子毗發論殭殭不茍其為公於四方為鎮為屏推良抑姦兩適寛猛自伯休父有稱於周及公千年追配前休時文而文時武而武顧我無狀辱公等仵庶見吉召乃聞凶歸馳哀一觴終古之違

祭秦國夫人文　為高若訥作

於惟夫人順慎和恭上之岐岐實護于中開號大邦福

禄之隆康寧壽考而以榮終喪車其行肇此明發上用舊德情之鬱結凡我在位敢忘心怛奠云將之具此薄物

祭鮑君汞泰王文

年月日官某敢告于鮑君之神農之勞神之所知也歲之四時而於冬為最隙然猶築場圃治屋廬塗囷倉糞田疇未嘗一日而晏然以休息今茲令又以其暇時屬之使治渠川比常歲則農之勞葢有加焉神宜哀憐而

有以相之也治之無幾也而雨雨且止丁壯老弱相與行水而涸之猶未也而又雨非民獨病也而令亦夙夜以憂惟神相之以霽令是役早有卒也夫令之所以憂其職民也惟神之食於民也為巳久而憂之亦不可在令後也謹告

二

年月日敢再告于鮑君之神謁於神之明日而天地廓然以溫民賴以供役且卒事而復雨雨滛不止民愁而

令恐意者令之治行無有可媚于神者而神不卒聽之乎令則有罪而民何尤且霜雪風雨之濫淫固其責自神而無與於令也巍然南面饗人之歸事已而利澤不加焉亦神羞也惟神降意以從令之言毋忽令亦能發明神之令德使民世事神不懈而有加焉謹告

祈雨文

惟神美名正氣索之前史詳矣噫昔人也挺王臣之節忠信我任德誼我負故時君倚焉令其神也享廟食之

貴陰陽吾職禍福吾柄故州民賴焉今千里旱暵及時不雨農夫悼心郡將失色某遂躬率僚屬來請于大廡下惟神全死生之大名開聰明于一方霈甘霔以足民食則前謂人神之靈於古今無愧焉尚饗

謝雨文

夫廟其貌神其靈函聰明正直之德俾禍福倚伏之時用黙於民而不知其所以用者斯之謂至神乎太守領天子命藩一都會歲時豐凶疾苦得勞佚之使百姓無

愁歎之聲斯太守之事也神陰也陰陽契合若影響然
鄒以郊原旱暵及夏不雨耘者耔者悼心自失遊祈福
于大廡下惟神惻然開明靈惠然納至誠言然而雲興
靄然而雨零苗枯而生民默而聲又得非神之至乎今
吏民潔牲醴犇走歡呼請償其靈其不佞輒書為千古
世謗尚饗

李通叔哀辭并序

通叔李不疑世為閩民通叔再從太學進士試斥不送

自京師歸面其親道建溪溪水暴下反其舟溺死年二十八云初予既孤寄金陵家焉從二兄入學為諸生常慼古人汲汲於友以相鐫切以入於道德予材性生古人下學又不能力又不得友以相鐫切以入於道德予其或者歸為塗之人而已邪為此憂懼既而遇通叔於諸生間望其容而色睟然類君子即而與之言皆君子之言也其容色在目其言在耳則予放心不求而歸邪氣不伐而自遁去求其所為文則一本於古華虛蕩肆

之學蓋未甞接於其心誠有以開予者予得而友之憂
懼釋然作太阿詩貽之道氣類之同而合也通叔亦作
雙松詩道氣類之同而期之久也以為報自予之得通
叔然後知聖人戶庭可策而入也是不惟喻於其言而
已蓋觀其行而得焉者為多其再斥於太學而歸也予
待禮部試留京師別且言曰通叔去而歸某也不沒而
入於愚也其幾矣明年亦斥而歸或得官皆宜在淮江
之南某也不可以之閩通叔來若何通叔曰是亦不疑

之言也明年從事淮南將問且召焉則未也或以死狀訃既慟且疑且幸其不然會有江南之役遇閩人輒問狀還泊東流尉許程者閩人也乃知訃者信又知陳安石者亦溺死安石字伯起亦閩人予甞問通叔素友獨言伯起云噫二子豈行殆也其亦命而已矣予悲通叔窮以天也其道之不及民也又悲天之不予相也作哀辭

我思古人兮維友之求燕處日講兮行相為謀相翼以

進兮相持以偕要歸于道兮不入于尤卒聖若賢兮其本則然我無以是兮甚懼以憂猗嗟吾子兮畜德挾材傑然自如兮不群庸游考講六藝兮造窮微深匪富貴慕兮匪賤窮羞曰予既逢兮朝夕其旁仁義之光兮忠信之陬邪志蕩夷兮正氣獨完吾子賜我兮於安以疇尚曰予興兮羽儀于世吾君德澤此兮淳漓固偷孰神不棐兮隕子于溪子生適然兮欲誰仇所嗟存者兮志孤道遼子之不就兮一朝而休死不以所兮誰得子尸

誰遂于棺兮誰坎于丘予欲慟哭兮子豈有聞子不可作兮予生之愁

秦興令周孝先哀辭

吁嗟于思兮孝于父母施於族姻兮亦及朋友云然兮宜不富又曷為兮不壽藐藐兮其子煢煢兮其妻無廬與田兮哀者其誰吾無奈何兮哀以吾辭

臨川文集卷八十六

臨川文集卷八十七　　宋　王安石　撰

神道碑

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檢校太尉贈侍中正惠馬公神道碑

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魏公既薨之明年皇帝篆其墓碑之首曰大儒元老之碑有詔造文賜公子使之并刻臣某昧死序列再拜稽

首以聞曰

公諱昌朝字子明姓賈氏皇秘書省著作佐郎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晉國公諱注之子皇太子左贊善大夫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齊國公諱璉之孫晉中書舍人史館修撰皇贈太師中書令魯國公諱緯之曾孫其先南皮人中徙獲鹿今葬開封而為其縣人者自公皇考始公少則莊重謹密治經章解句達老師宿學譽歎以為賢已天禧元年獻文章召試賜同進士出身除常州

晉陵縣主簿國子監說書又以江州德化縣令兼潁川郡王院伴讀當是時孫宣公領國子一見聽語待以公相數舉公學問當在人主左右大臣有以親嫌者故久弗用以知常州宜興開封府東明兩縣監在京廣濟永濟兩倉又召置國子監說書景祐元年積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乃始置崇政殿說書而以公為之公於傳注訓詁不為曲釋至先王治心守身經理天下之意指物譬事析毫解縷言則感心自仁宗即位大臣或操法令

斷天下事稽古不至秦漢以上以儒術為疎闊然上常
獨意鄉堯舜三代得公以經開說則慨然皆以為善而
公由此顯矣於是上所質問多道德之要公請悉記録
歲終歸之太史詔以章獻太后故為彭城郡王諱其名
公言毋之諱禮不得以出於宮太平興國寺災公以易
春秋進戒因言近歲屢災寺觀天意蓋有所在獨可勿
繕治以稱陛下畏天威愛人力之意西域僧以佛骨銅
像來獻公請加賜遣還毋以所獻示外上皆從之以直

集賢院天章閣侍講史館修撰判尚書禮部判太府寺
天章置侍講自公始故事親祠郊廟燕遊慢戲之物皆
在儀衞公奏除之無幾遂以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權
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駮事權判吏部流内銓權知
開封府又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兼判國子監而
侍講如初公之為銓也河北蟲旱以公安撫公舉能詘
姦於利害多所興除異時縣令奉錢滿萬二千乃舉令
公以為法如此則小縣終不得善治乃請槩舉令而與

其奉如大縣其在御史劉平為趙元昊所得邊吏以降敵告議收其族公言漢殺李陵母妻子陵不歸而漢悔真宗撫王繼忠家後賴其力且平事固未可知乃不果收侍講林瑀者言天子即位當步其日占所得卦以知吉凶公奏瑀所言不經不可用上即為公罷瑀又奏劾駙馬都尉柴宗慶公奪其州人以為宜初元昊反公言兵事起財不贍宜及今度經費罷減諸不急至是詔與三司合議一歲所省率緡錢百萬慶歷二年契丹來求

地請婚公主其使責以信義告之利害客詘服不能發口執政議使契丹攻元昊公曰契丹許我而有功則必驕以弱我而責報無窮已不且以我市於元昊矣且唐中極衰時聽吐蕃擊朱泚陸贄尚以為不可後乃知吐蕃陰與泚合而陽言助國令獨安知契丹計不出此乃言所以待外國者凡六事上皆行其策三年遂以本官參知政事四年以尚書工部侍郎檢校太傅為樞密使五年以集賢殿大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

居兩月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議祔章惠太后太廟公言其非禮及祔獻懿二后容敕遷文武位一等賜外内諸軍特支優給公又獨奏罷之既而敕遷兩府官公又不從乃已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公爭言自古將帥被執歸多不死元孫以不死七年上以旱避正殿貶食自責公因稽首避位章六七入乃除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河北安撫使妖人王則謀舉大名反河南北使其黨挾

書妄言冀得近公公疑爲姦考問具服則惶恐不及會
獨嬰貝州以及公即使部將王信孟元郝質馳兵操攻
具往且請自出搏賊不許終賊所以擒滅功居多移鎭
山南東道檢校太師賜爵安國公公因請寬諸吏民爲
則所脅者而捕河北妖人治殺之無所漏河決商胡方
暑公暴隄上躬親指畫出倉廪與被水百姓舍其流棄
接以醫藥所活九十餘萬口契丹誘亡卒號爲南軍以
戰夏人而邊法卒亡自歸者死公變其法有歸者故拔

擢超其伍於是歸者衆因以知契丹國事契丹亦因拒亡卒緣南軍不用邊人以地外質公請重禁絶主不時贖人得贖而有之地則盡歸邊以不爭皇祐元年徙鄭州從公求也至見留為祥源觀使既而以尚書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朝會班宰相視其儀物歲中又求任外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鄭州固辭僕射侍中乃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欲遷公四子各一官亦以公辭而止二年母燕國太

夫人薨命以故官不起賜書寵慰從之公事燕國以孝
聞上嘗賜銀飾肩輿士大夫以為榮及薨自鄭歸葬扶
舁蒼然肩足皆胝行路瞻望悲哀歎息四年除故官侍
講居頃出治許州將行矣仁宗問易之乾卦公既講解
又作書以亢龍為戒手詔褒荅以公所獻藏太史五年
又涖大名安撫河北中書議塞商胡決以公異論故使
建言者專其事公猶爭不已河果不可塞建言者得罪
而澶魏濱棣德博多水死公乃請使撫廵賑救人用歸

息嘉祐元年進封許國公又兼侍中方避未聽而以樞密使召卒罷侍中而以尚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樞密使三年以鎮安軍節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充景靈宫使又出許州七年以保平軍節陜州大都督府長史移大名兼安撫公凡三至魏及許鄭皆以寛恵為治人安樂之它將相賜公使錢多使牟利公度所賜為用故在所尤不擾皇帝即位改節度鳳翔加左僕射鳳翔尹進封魏國治平元年求還使侍中守許州至六七終不許

二年乃授許州入見又辭不許使撫諭須秋乃發六月告疾中人太醫問視相屬又力求解將相乃以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七月戊寅薨上親臨哭發涕為不聽朝二日賜龍腦水銀以斂制服出司賓祭弔別賜黃金給葬贈司空兼侍中謚曰文元以九月甲申葬開封汴陽里晉公墓次公年六十八散官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號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忠亮佐運翊戴功臣邑户萬五千實封五千六百公所著書有春秋要

論十卷羣經音辨十卷通紀八十卷本朝時令十二卷又奏議文集各三十卷元配王氏尚書兵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軫之女追封莒國夫人繼配陳氏武信軍節度使康肅公堯咨之女封魏國夫人六男子章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早卒圭尚書比部員外郎田尚書駕部員外郎青尚書司門員外郎齊大理寺丞炎未仕三女子國子博士程嗣弼大理寺丞宋惠國太常博士龎元英公壻也其後天子以炎守將作監丞又官公内外族親凡

九人賈氏自誼及耽傅王相帝皆以儒學至公又以經術致將相出入文武有謀有功當中國治安四夷集附寵祿光大始終褒榮君臣相遭於是為盛銘曰

於皇仁宗時宋之隆奠此中國四夷來同孰夾孰承有宰魏公帝曰詢爾群公卿士朕欲考古以求亂治有博六藝使熙朕志魏公乃來錫帝之求進于殿中登闌沈幽乃尹開封治民不逑乃丞御史督制庶尤膏澤在下熏烝在上參國政事遂都將相帝廵大塗公帝之車帝

御廣宫之屏之墉文條武㓜具獻膚功終徂在天公則
隨邁廷喪元老隱加問賚有銘太史有謚太常次詩不
誣斵石墓旁

初卜葬公汴陽里以水故改卜熙寧元年八月庚
申葬許州陽翟縣三峯鄉支流村奉勑改鄉名曰
大儒村名曰元老里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
政事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户賜紫金魚
袋臣王珪謹記

檢校太尉贈侍中正惠馬公神道碑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特進檢校太尉使持節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户食實封二千二百户謚曰正惠馬公以天禧三年十月戊戌葬開封祥符縣某鄉某里至嘉祐七年公孫慶崇始來請銘以作公碑序曰馬氏故扶風人至公高祖而徙處雲中贈太師諱某者於公為曾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某者於公為祖龍捷左

廂都指揮使江州防禦使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蔡公諱某者於公為父蔡公從太祖定天下力戰有功當是時雲中已為契丹所得故馬氏又徙處浚儀令開封府祥符也公諱某字子元蔡公之終也年七歲太祖召見禁中有司言例當補殿直詔特授西頭供奉官而賜以名開寶五年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飭見憚如老將太平興國三年領兵戍秦州清水姦人李飛雄乘驛稱詔捕公及秦隴廵檢劉文裕等將繫之秦州因盜庫兵

以反公辨其詐與文裕執飛雄治殺之五年監潭州兵馬改東頭供奉官雍熙二年又監博州兵馬劉延讓敗於君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糧繕城治械如寇至吏民初不恱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攻乃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于冀州端拱元年移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饟河北公告轉運使樊知古此軍聚兵少而積粟多簸其腐尚可得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罷河南之役事聞朝

廷太宗嘉之二年深州新蹂於契丹城郭廬舍多壊而流民衆乃移公知深州公至數月則壊者完流者復舉州忘其寇戎之故而以公為能撫我會保州不治移往代之淳化二年又移知慶州羌萬人以怨程德元來寇公誘其渠帥諭以威信即皆引去四年還西京作坊使知梓州五年李順為亂於蜀之西川以公往討又以為先鋒平劒州召還至三泉而復以公與王繼恩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州盡收其軍而與之羸卒三百賊

率其衆至號十萬公力戰一日亡其卒大半乃夜獨出招救兵復入賊終不能得城而以敗去除成都府兵馬鈐轄遷洛苑使五年除蜀漢九州都巡檢使已而又兼成都府兵馬鈐轄真宗即位改内苑使蜀卒劉旰聚黨數千人為亂所攻數州至輒取之公以卒三百追至蜀州與戰旰走邛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召公歸成都計事公為正畫曰賊破邛州必乘勝刼掠度江薄我既息而戰我軍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破之必矣遂

行次方井與正合殺旴等無噍類真宗賜書獎諭賞以
錦袍金帶咸平元年加澄州刺史知秦州諸羌質子有
三十年不釋者公悉歸之諸羌德公訖公去無一人犯
塞小泉銀坑久不發掌吏盡産以償歳課而責之不已
公奏得釋而歸其産四年就除西上閤門使知成都府
兼本州兵馬鈐轄有告龍騎士謀為變者所引以千數
公捕殺其首七人而置其餘無所問自乾德後嵗漕蜀
物以富人為送吏多坐漂失籍其家公奏擇三班使臣

及三司軍大將代之而課其漕事為賞罰至今便之六年移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總管兼知延州蜀人於公去皆環以泣公至延州羌方以兵覰邊會上元開門張燈視以無為而羌卒不能為冦又移知鎮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景德元年契丹入邊民入保城公與之約盜一錢者死有盜錢二百者公即殺之於是自澶以北城郭皆晝閉詔使過公輒留之而募人間行送詔皆得其報以聞又以便宜使所至受諸漕輓給邊之物故契丹欲

虜掠無所得車駕次澶州大將王超提卒數十萬逗留不赴公屢趣之不為動移書譙讓乃始出師猶辭以中渡無橋則公先已度材一夕而橋就上聞手詔褒之且知公果可以屬大事也二年移知定州又除東上閤門使樞密院都承旨三年遂以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為行宫都總管自此行幸必以公為都總管而皆許之專殺公部分明約束審出入肅然而未嘗輒戮一人於是邊將言契丹近塞大臣議皆

請發兵以備公獨議使邊將移書問狀從之契丹解去
遷檢校太傅四年加宣徽北院使五年除樞密副使當
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為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
之獨常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它
爭議甚衆真宗多以公言為是七年除潁州防禦使知
潞州州之税賦常移以輸邊公為論其害自是所輸不
過鄭州而已天禧元年移知大名府兼駐泊兵馬都總
管使中貴人勞問賜白金二千兩居頃之遂以為宣徽

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檢校太尉有足疾時詔內朝別為一班免其蹈舞二年疾病賜告求去位真宗不許而數使中貴人勞問又幸其第賜白金三千兩已而度公實病不可強以事乃罷以為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而公固求外鎮終不許居久之稍間入謁真宗輒使閤門祗候二人伺公至即扶以入因掖其拜起數屏左右問事常聽用三年又求外鎮乃以公知貝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將行矣召見又將付以政固辭謝久之乃已而更

以公為本鎮至五月公疾作詔使公子洵美將太醫往視而鄜路二鎮之人亦皆奔走來問為公請禱已而公疾革真宗又使公弟之子成美馳驛召公歸京師而公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年六十五真宗為之震悼罷朝詔贈侍中録其子孫賻賜皆加等公前夫人丁氏某郡君後夫人沈氏某郡夫人子男二人洵美終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之美終内殿承制閤門祇候孫十六人其十四人皆已卒而慶宗今為右班殿直慶崇今為文思

院知恩州公少忼慨以武力智謀自喜又能好書賔友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有集二十卷其文長於議論自始仕以至登用遇事謇謇未嘗有所顧憚王冀公丁晉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眞宗初或甚忤然終以此知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銘曰

在浚西南誰封誰樹有宋正惠馬公之墓公當太宗眞宗之時暨暨諤諤謀行計施以羸擊強以少捕衆以賤抗貴維公之勇雖貴雖衆雖強必克維公之敏亦維公

直帝曰直哉汝予良弼見國而已不知家室內朝十年典掌機密暨予一心綱紀庶物元功宗謀莫汝敢匹公曰孤臣敢曠于榮讒說不用是維帝明士或困窮莫知其有既榮以位正或見醜公於可顧兩得其尤不訖大耄天為不諶德歉於年孰云耇老有賚後世公爲壽考刻趺篆首作此銘詩陳之隧道永矣其詒

臨川文集卷八十七

臨川文集卷八十八

宋 王安石 撰

神道碑

威塞軍節度新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司空使持節新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始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户食實封二百户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魯國公謚勤威馮公神道碑

馮氏有家於滑州之白馬者莫知其始所以徙至魯公而嘗以公開國於始平日其本出於漢杜陵楚相唐之後也公諱守信字中孚自為兒童狀貌嶷然慷慨有大

意人固已奇之矣既冠從其鄉人受學以三禮舉於鄉會太平興國初取兵民間公出應選有司以公儒者欲免之公曰吾以子弟免而父兄任其勞此儒者所不為遂行以才武給宿衛太宗征河東公奮身冒兵數取俘馘以獻於行在太宗壯而勞之以功數遷至弓箭直副指揮使真宗兩駕河北皆命公帥其所領先驅以禦契丹公所斬敵最諸將遷天武軍都指揮使封州刺史充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公雖在軍旅數以孝經論語

為人講說人尚以儒者目之至是真宗召問出孝經使
講公講天子一章因言自天子至於士不可以無學學
不必博孝經論語皆聖人以誨學者言行之要臣愚不
足以盡識然所以事陛下不敢一日而忘此真宗嗟嘆
者久之由封州數遷至捧日四廂都指揮使英州防禦
使知瀛州兼高陽關都部署由瀛州召還領步軍司公
事當是時河決滑州天子以為憂問誰可使者公自言
少長河上能知河利害詔以公為侍衛親軍步軍副都

揮使容州觀察使知滑州兼修河都部署河怒動埽
埽且陷公坐其上指畫自若也遂號其部人以一日塞
之天子賜手書奬諭召還領步軍如初已而遷威塞軍
節度使是歲天禧五年也公年六十六以八月二日薨
于位天子悼慟為之罷朝二日贈太尉賜錢三百萬勑
宣慶使滑州團練使韓守英禮部郎中直集賢院石中
立給護其喪事遂以其年九月二十四日葬開封之祥
符縣黃溝鄉大里之原公曾祖諱倫祖諱鍇皆不仕考

諱䌖贈官至左屯衛大將軍先夫人劉氏王城縣君後夫人張氏清河郡夫人子男十三人於是文懿左侍禁文吉文握文德文慶文顯文質文貴文銳並右班殿直文燦文俊並右侍禁文郁文雅皆已卒公孝謹忠篤遇人有恩祖母夫人疾病公不釋帶以侍輒數月常患世醫不足賴以爲養力學方藥遂通其術公弟常欲上其子爲公子以取高廕公對之慨然曰吾自行伍蒙主上拔擢至此欲棄軀以報久矣顧未有所奈何欺之是歲

并公子無所蔭曰以明吾心於弟非有愛也韋城董方
廉直為公所友其卒有二女無以嫁公為選士辦裝嫁
之如己子公將兵治民寬簡有法故人人畏愛之而無
敢犯所居有迹賢士大夫多稱之者公葬之三十二年
而以其子故累贈至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魯國公又
二年始請謚於天子而天子賜之謚曰勤威又五年文
顯為西京左藏庫副使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始
作碑以表公墓而以銘來請予問誄於太常問書於太

史問諸故老以考公子之所告而得公之所為如此於是為銘曰

允文真宗俊藝在工相協予武有來馮公馮公頎頎奮節金革有聲中邦外動異域自公在野手不去經率其所學以撫戎兵公之所撫貔貅豹虎指麾進退妥若兒女武室以虓文罷於柔維時馮公兩取其優孰施其文有壤千里孰致其武宿衛天子帝洛馮公爾往視河河決已塞滑人來歌帝聞而嘉勞以手勑公拜稽首匪臣

之力帝曰來爾子發爾勤授之旄節留掌我軍方朝告
薨有詔罷視弔贈賻葬哀榮終始追拜為令尚書中書
賜爵國公胙以魯墟士生顯榮歿則多已維時馮公至
今受祉在周方虎咸有褒詩至漢充國雄為之辭誰能
詩公流示無止刻碑墓門公實有子

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梅公神道碑

宋翰林侍讀學士正奉大夫行給事中知許州軍州事
兼管內提堰橋道勸農事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食邑

二千三百户食實封六百户賜紫金魚袋梅公之墓在宣州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公有五子鼎臣德臣寶臣輔臣清臣清臣今獨在為尚書司門郎中以公行狀及樂安歐陽公之銘來請文以刻墓碑時熙寧元年八月四日也銘曰

公先梅伯後氏其國彌周涉秦不見史策有銷有福著漢名籍公福之孫詢字昌言三世弗仕陵陽之里公第廷中判官利豐再歲而擢以丞將作以宰仁和人譽用

多主推御史侍考進士一見天子以為知已詔曰試哉遂試中書館之集賢賜服緋魚於時繼遷兵我西鄙老弱餽守丁彊多死靈州告危帝視不怡公請擇人使潘羅支兵法所謂以夷攻夷帝曰誰可無如臣者曰予汝嘉閑陷奈何公拜且跪颺言而起苟紓西師臣不愛死出書授之往訖爾謀至彊勑還會棄靈州帝察公藝可書帝制相或止之留佐三司其後羅支果窘西賊論將料敵皆如所策或從或違或擠或推梧合阻夷神者公

尸黜之倅州用獄一青去杭而藴列國東屏漕輸淛河就付將領三年告功僅得故省又以譴授守彼淮州有僚許公相得於此與之欣然樂以忘徙使於湖北遷自濠梁又奪一官往裨於襄坐發驛馬給奔喪者于鄂于藴剖將之符握節關中使摠其輸煌煌金章厥賜特殊謀復靈武度兵葫蘆秦有將瑋諾公與俱會瑋召還公復論胥有反咸陽能名氏朱始雖弗察後捕而誅自懐徂池再副戎車真宗新陟罪垢皆滌為郎度支以將廣

德外更四州楚壽陜荆乃還待制中糾獄刑有龜龍圖
其唐殖殖就以學士専其閣直輟之銓衡秉傳臨并超
遷郎秩進直樞密趣歸封駮考國中失申命選事得權
進絀加職侍讀改司郡牧移之審官審是在服伐閱積
遷給事于中告疾出許鼓歌從容方公少壯志立人上
談辭慨然帝悦而嚮及後晚出皆為將相公則老矣將
歸田里康定辛巳六月十日公七十八以其官卒公開
南昌勲爵第一夫人曰劉不及郡封封君彭城其卒先

公公卒明年季秋挾日于州山西卜祔而吉公有四子伯爲進士丞于殿中與仲前死仲賜科名叔也皆丞將作殿中或廢或興有顯惟季時丞衛尉今爲郎中論序初終實來求詩刻示無窮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既以嘉祐七年九月某甲子葬開封府之祥符縣西韓村皇考魏公之塋至十二月公子世範等乃來求銘以作公碑蓋公昆弟皆從先人游

而某又嘗得識公父子故爲序其實而繫以銘序曰

公諱某字良器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衛國公諱

嵩者爲曾祖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燕國公諱光

嗣者爲祖而尚書左丞集賢院學士諱恕之子也左丞

當真宗時參知政事後以其子岐公之貴而贈至太師

尚書令兼中書令魏國公公岐公之弟也而於魏公爲

少子年六十八以嘉祐七年六月得疾分司而以乙巳

棄世於陳州階至朝散大夫勲至上柱國爵至潁川郡

開國子食邑至六百户賜紫金魚袋官終於司農卿而所更者祕書省正字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光祿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員外郎郎中司農光祿少卿少府監任終於知陳州而所歷者監楚州衡州酒稅知衢州江山縣知南恩州通判江揚洪廬潭州知衡州監江寧府糧料院知興化軍知均州判登聞鼓院知曹州判殿中省知郢州鄭州其通判揚州廬州皆有所避不赴知郢州則未赴而徙凡

仕四十三年蓋其行事可記者衆矣而公子所能記者在江州人大饑且疫公爲具饘粥醫藥不足則取廬山諸佛寺餘財以續之所活以萬數有盜刈人之禾而傷其主者當死公曰古之荒政所以恤人者盡矣然尚緩刑况今哉即奏貸其死洪州大水城之不滅者十五水得城竇以入舉城惶擾不知所爲公豫具薪藳不終日以塞州人德之曰無陳公吾屬如何矣衡州之南山廣袤百餘里與夷接境大木蒙密中國人逋逃其中冒稱

夷人數出寇常寧諸邑其酋有挾左道者人傳以為能致風雨官軍尤憚之公誘以恩信則率衆數百來自占已而與其甥亡去又將為寇州人皆恐公設方略以一日捕得殺之天子賜詔書奬諭公因圖上山川形勢攻取之策以為賊令不除黨附日衆夷人謂中國無能為必出助之可須農隙發千人使操斧斤隨以强弩斬木除道則賊失所恃不攻而自窮又出其材可以佐經用奏未報轉運使害其事刻公擅擊斷不聽用佐吏又嘗

稱病不自祭炎帝公坐此罷州人乞留不得而賊果侵
尋不制朝廷出使發兵擊之數年然後定興化多進士
就鄉舉者常八九百人而學舍弊小無文籍公至則新
而大之為之購書而國子之所有者皆具均州漢上舟
子數溺商旅取貨財而以險為解公捕案寘法因取近
灘數家除其徭使表水險涉者因此得不死曹州多盜
亡命之尤凶強者七十餘人公集重購得之幾盡又修
律令五家為保之法故盜往往逃去之他境蓋公施於

政者能如此公嘗為書十二篇上之曰國政要事其說多聽用而中書欲遷職事以奬之公乃自言外祖王氏葬揚州無主後願除淮南所當得之一官以往視其丘墓而已岐公之葬也天子自曹州名公歸襄事特詔許公升殿公謝岐公遭遇始終恩禮之厚因乞御篆岐公之碑首上為動容賜其首曰褒忠之碑而公終無一言自及既分司無田園僦官屋以居自為棺歛葬埋之制趣於儉而已少長好書以至於老於篆籀尤善有集二

十卷其文能世其家者也夫人馮氏江南李氏時宰相
延巳之孫子男五人世範前商州洛南縣尉世安前廣
州新會縣令世修大理寺丞世永將作監主簿世奕太
常寺太祝女四人長適大理評事柳安期次適右班殿
直王允懿次尚幼也陳氏漢太丘長諱寔之後故其望
在潁川而世居洪州之南昌縣當唐末五代之亂無仕
者魏公布衣起閭巷明敏諒直稱天下仍父子執國柄
而至岐公尤盛公於仕嘗齟齬然尚至九卿以榮禄自

終蓋太丘之仁隱阨於一時而紀諶韋泰貴顯者數世豈魏公之先遭世不治亦有潛德晦行如太丘者乎不然何其後世之興如此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虞賓夏商其後為陳屢絶復封以承聖人至漢太丘棄時就德詒祿魏晉子孫世食既又困窮乃生魏公魏公之出魁名碩實有公有卿饋祀其室公則䖏矣天子所思繩繩維卿亦顯于時治官牧民入出具宜胡公之虛太丘之里兩有州國紹榮本始歸葬浚郊皇考在前峙

此銘詩爲告新阡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嘉祐八年六月某甲子制曰朕初即位大賚羣臣陞朝者及其父母具官某父具官某率徳蹈義不躬榮禄能教厥子並爲才臣加賜名命序諸卿位所以勸天下之爲人父者豈特以慰孝子之心哉可特贈衛尉卿翌日某甲子中書下其書告第又副其書賜寛等以待墓焚寛等受書焚其副墓上乃撰次衛尉官世行治始卒來

請曰先人賴天子慶施賜之官三品矣而墓碑未刻惟德善可以有辭於後世者夫子實聞知其曰然衛尉公墓隧宜得銘久矣於是為序而銘焉序曰

公姓李氏故隴西人七世祖諱某始遷於光山五世祖諱某以其郡人王閩從之始為建安人曾祖諱某皆不仕考諱某嘗仕江南李氏稍顯矣江南國除又舉進士中等以殿中丞致仕有學行名能知人贈其父大理評事而已亦以子貴贈至吏部尚書遊豫章樂其湖山曰

吾必終於此於是又始爲豫章人尚書之子伯曰虛已官至尚書工部侍郎以才能聞天下其季則公也公諱某字公濟少篤學讀書兼晝夜不息一以進士舉不中即以兄蔭爲郊社齋郎再選福州閩清洪州靖安縣尉有能名選饒州餘干縣令至於毀淫祠取其材以爲孔子廟率縣人之秀者興於學豪宗大姓斂手不敢犯法州將部使者奏乞與京官移之劇縣不報而坐不覺獄卒殺人以免當是時侍郎方以分司就第公曰吾兄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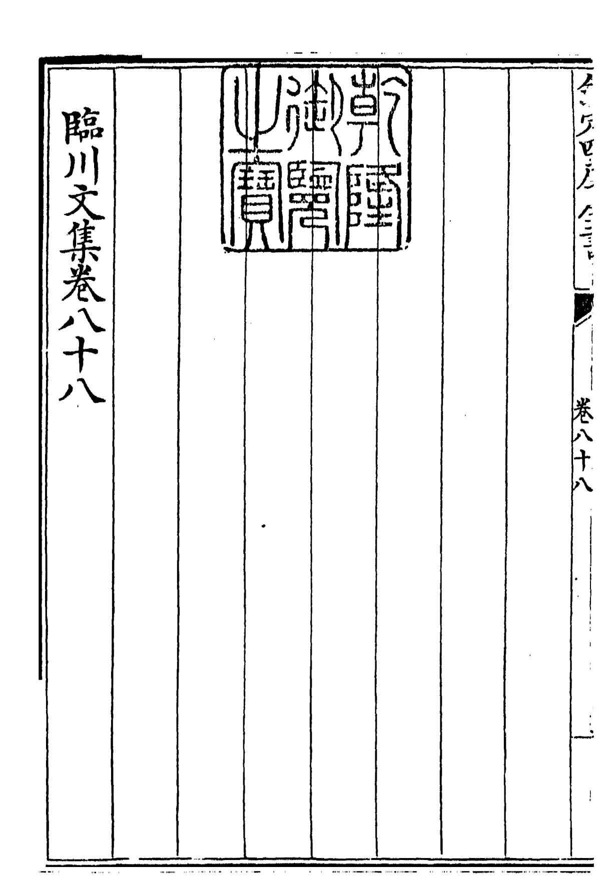
矣我得朝夕從之游以灑掃先人廬冢尚何求而仕遂止不復言仕侍郎之卒也天子以公試祕書省校書郎知江州德安縣事辭不就後嘗一至京師大臣交口勸說欲官之終以其不可強也而晏元獻公為公請乃除太子洗馬致仕初尚書未老棄其官以歸至侍郎及公之退也亦皆未老自尚書至公再世皆有子而皆以嚴治其家如吏治江西士大夫慕其世德稱其家法蓋近世士多外自藩飾為聲名而內實罕能治其家及老往

往顧利冒恥不知休息公獨父子兄弟能如此嗚呼其
可謂賢於人也已公事親孝比遭大喪廬墓六年然後
已事兄與其寡姊衣食藥物必躬親之及公老矣二子
就養如公之為子弟也寬嘗為江浙等路提點鑄錢坑
治又嘗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定亦再為洪州官不去左
右者十二年皆以才能為世聞人以恩遷公官至尚書
虞部郎中階至朝奉郎勲至護軍以嘉祐四年七月某
甲子卒於豫章之第室年八十九夫人長壽縣君趙氏

先公卒八年既葬矣五年某月某甲子以公葬於夫人之墓左曰雷岡在新建縣之桃花鄉新里夫人故衢州人某官湘之女湘有文行尚書與為友故為公娶其女子三人寬定寔寔守祕書省正字早世於公之葬也寬為尚書司勳員外郎定為尚書庫部員外郎女子二人已嫁孫二十有一人曾孫十有五人皆率公教無違者公既葬而二子以恩贈公衛尉卿云銘曰

李世大家隴西其先於唐之季再世光山移遯于閩嶺

海之間乃生尚書節行有偉始來江南考室章水繩繩
二子隱顯兼榮孰多後禄其季維卿幼壯躬孝唯君之
踐能不盡用止於一縣退以德義釐身於家外内肅雝
人不疵嗟亦有二子維天子使父曰往矣致而臣身子
曰歸哉以寧吾親以率其婦左右恂恂以官就侍天子
之仁既具祉福考終大耄追榮于幽乃賜卿號伐石西
山作爲螭龜營之墓上勒此銘詩



臨川文集卷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臨川文集卷八十九至九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陳燦

謄録監生臣蔣如燕

臨川文集卷八十九　　宋　王安石　撰

神道碑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淮南江淛荆湖南北等路制置兼都大發運副使贈尚書工部侍郎蕭公神道碑

尚書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狄公神道碑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刑部尚書李公神道碑

贈禮部尚書安惠周公神道碑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君少學問勤苦寄食浮屠山中步行借書數百里升樓誦之而去其階蓋數年而具衆經後遂博極天下之書屬文操筆布紙謂爲方思而數百千言已就以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補滁州來安縣主簿洪州右司理再舉進士甲科遷大理寺丞知常州晉陵縣移知潯州潯當

是時人未趣學乃改作廟學名吏民子弟之秀者親為
據案講說誘勸以文藝居未幾旁州士皆來學學者由
此遂多以選通判耀州兵士有訟財而不直者安撫使
以為直君爭之不得乃奏決於大理大理以君所爭為
是而用君議編於勑慶歷二年擢為監察御史裏行於
是彈奏狄武襄公不當沮敗劉滬永洛城事又因日食
言陰盛以後宮為戒仁宗大獵於城南衛士不及整而
歸以夜明日將復出有雉隕于殿中君奏疏即是夜有

詔止獵胤鑾唐和冦湖南以君安撫奏事有所不合因自劾乃知復州又通判金州知漢陽軍吉州稍遷至尚書都官員外郎提點江南西路刑獄有言常平歲凶當稍貴其粟以利糴本者詔從之君言此非常平本意也詔又從之儂智高反君即出兵二千於嶺以助英韶會除廣西轉運使馳至所部而智高方煽天子出大臣部諸將兵數萬擊之君驅散亡殘敗之吏民轉芻米於惶擾卒急之間又以餘力督守吏治城壍修器械屬州多完

而師飽以有功君勞居多以勞遷尚書司封員外郎初
君請斬大将之北者發騎軍以討賊及後賊所以破滅
皆如君計策軍罷而人重困方恃君綏撫君乘險阻冒
瘴毒經理出入啟居無時以皇祐三年三月初七日卒
於治所年五十四官至尚書工部郎中散官至朝奉郎
勳至上騎都尉君所為州整齊其大體濶略其細故與
賓客談説弦歌飲酒往往終日而能聽用佐屬盡其力
事以不廢在御史言事計曲直利害如何不顧望大臣

以此無助所為文自少及終以類集之至百卷天德地業人事之治掇拾貫穿無所不言而詩為多君諱抗字和叔姓孫氏得姓於衛得望於富春其在黟縣自君之高祖棄廣陵以避孫儒之亂而至君曽大父諱師睦善治生以致富歲饑賤出米穀以斗升付糴者得離心於鄉里大父諱旦始盡棄其産而能招士以教子父諱遂良當終時君始十餘歲後以君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君初娶張氏又娶吳氏又娶舒氏封太康縣君五男子

適邈迪适遘適嘗從予遊年十四論議著書足以驚人終永州軍事推官邈今潞州上黨縣令亦好學能文狀君行以求銘者邈也君之卒也天子以适試秘書省校書郎二女子一嫁太廟齋郎李簡夫一嫁進士鄭安平君以其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黟縣懷遠鄉上林村歙之為州在山嶺澗谷崎嶇之中自去五代之亂百年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然不能多也黟尤僻陋中州能人賢士之所罕至君孤童子徒步官學終以就立為

朝廷顯用論次終始作為銘詩豈特以顯孫氏而慰其子孫乃亦以詒其鄉里銘曰

在仁宗世蠻跳不制䰟師牧民實有膚使踐艱乘危條變畫奇㾷毒既除膏尉以治方遷既隕哀暨山夷維此膚使文優以仕禄則不殖其書滿笥書藏於家銘在墓前以告黟人孫氏之阡

故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宋故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墓在河中府河東縣陶邑

鄉仙觀里紫金山北初咸平二年公以東班殿侍隨彰
國軍節度使康保裔部軍于高陽關契丹内侵真宗狩
于魏大將恃城千里閉逃保裔以其屬出公提少卒所
戰輒破寇搏我疾孤堅弗支舉軍陷焉乃以義死當是
時十二月五日也公年四十六有詔賻恤録公子樞以
為西班殿侍蓋六十九年而樞以行治勞烈積官至皇
城使賀州團練使而嘗一再辭賞以求追榮其父母天
子亦數推恩以及朝士大夫之親而公九贈官自太子

左清道率府副率至左監門衛大將軍逮今上即位則
再至三品而公夫人朱氏亦封錢塘仙遊永安縣太君
太君有美志純行年六十三以天聖七年六月六日卒
於其子之官舍而以嘉祐六年十一月十一日與公合
葬公幼而愿恭長而敏武涉書喜謀將有以為而卒不
克蓋知者傷焉唯忠壯不屈以貽禄于其後世而園練
君實能力承以大厥家噫其可銘也哉李氏世家鄭之
原武公諱興字仲舉曾祖諱顒祖諱光父諱元超皆弗

仕公生一男二女二女皆早死孫六人其二人早死棻

令爲尚書都官郎中餘皆以父廕仕昌齡終三班差使

蕆令爲右班殿直榮令爲左班殿直銘曰

李姓之始聃周隱史厥家鄭邦代晦其光公奮自田畝

蹟班行匪熊匪羆彼萬其旅帝徂伐之孰致予武操戈

以先所遇斃逃曰敵可盡其來滔滔終沉于戎唯義之

濟閔有傳禄追榮以暨誰無孫子錫命在幽我以吾功

克稱無羞詒詩後覯有石道周

故淮南江浙荆湖南北等路制置茶鹽礬酒稅兼都大發運副使贈尚書工部侍郎蕭公神道碑

蕭氏故長沙人也去馬氏亂遷江南又為廬陵人公曽祖諱霽仕李氏終洪州武寧縣令祖諱煥考諱良輔皆不仕公諱定基字守一用天禧三年進士補岳州軍事推官以母夫人陳氏喪罷後除虔州觀察推官人譏說州將以便宜糶倉米秋糴償之所救活甚多監納潭州

茶米舉者十八人遷大理寺丞知臨江軍新喻縣移監
成都府市買務蜀引二江溉諸縣田多少有約李順爲
亂時成都大豪樊氏盜約改一晝夜爲六由此他縣歲
賂樊氏縣乃得其餘水訟二十年不決轉運使以屬公
公曰約所以爲均即不均約不可恃也乃親決水視一
晝夜而樊氏縣水有餘樊氏即伏罪諸縣得水如故約
轉運使以爲能舉知黎州州近蠻出善馬異時勢人多
以託守公一拒絶蠻大喜於是累遷至太常博士以博

士名兼監察御史裏行成都王皞請鑄小鐵錢為大錢當十鑄十得三是糜十得三十也公疏以為不便而皞議詘中貴人妄告兩浙轉運使罪以公往治直之蘄州王蒙正恃勢賂横猾誣屬縣長罪死又以公往治告随吏曰蒙正賂汝受之以告我蒙正果賂吏直三百萬公因以正其獄仁宗欲官公一子公乃以讓其随吏除開封府判官於是自監察再遷至侍御史除江西水陸計度轉運使奏事稱上意賜三品服三司税賦鵰鶩羽民

入一尺費餘百錢奏以鵝鸛代之宜州蠻為寇乃移廣
西兼安撫公馳至問所以反曰吾知之矣乃蒐諸州澄
海忠敢士萬人守要害戒諸將賊至乃擊歸則已蠻不
復動明年邕州甲洞與永平寨將泰玨爭銀冶殺玨反
邊大擾公曰蠻何敢是必玨有以致之問之果然乃廢
銀冶誅道賊熟戶數十人又移交州討殺玨者而邊遂
定仁宗曰邊吏好生事蕭某如此可名用三司度支判
官王琪使江淮制議鹽酒事請公俱往乃除三司鹽鐵

判官與琪俱使江淮凗議鹽酒事至吉州除江淮凗荆湖制置發運副使以官卒於家享年五十四實慶歴二年五月十四日以其年九月二十日葬廬陵儒行鄉故舍之原公寛厚寡欲内行孝友稱於鄉里尤知為吏在所皆有聲績夫人河陽縣君毛氏五男子汝礪汝諧汝器汝士汝奭皆進士汝礪終太常博士汝器終殿中丞汝諧今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汝士今為永州祈陽縣令故累贈至尚書工部侍郎而墓碑未刻汝諧請曰先人

於王氏有故子銘士大夫多矣其曰然是宜以屬我乃

銘曰

蕭氏食鄼漢功之冠卒成齊梁以戾于唐人不絶史與

唐終始厥遷廬陵來自長沙使乎御史于宋初家折獄

禦戎有聲無諱禄則世繼而年不遐揚詩墓石以相哀

嗟

尚書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狄公神道碑

狄氏故并人唐武后時有以諒直至宰相者有功中宗

以及社稷是為梁公公梁公之十四世孫也諱渠字輔之曽祖曰崇讜連州桂陽縣令祖曰文蔚全州清湘縣令考曰希顔徐州録事參軍及公貴贈録事君至兵部尚書而公母李氏封隴西郡太君蓋梁公之後有兼謩者亦有名蹟至大官其後禄仕不絶然寖微弗顯及公乃以行能為時用出使入侍終尚書工部侍郎直樞密為學士天下稱為善人長者公少孤力學中咸平三年進士甲科其官自大理評事歴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

博士尚書屯田都官職方員外郎祠部刑部郎中太常
少卿右諫議大夫給事中其職自直昭文館歴龍圖閣
直學士其初任知袁州分宜縣後嘗知開封府司録通
判鄧州成都府為開封府判官使京西成都府路轉運
又使制置江淮荆淛再判吏部流内銓知審官院知壁
廣滑魏隨陜鄭同揚九州河中河南二府其知陜州河
中府以趙元昊反擇西方守吏其知隨州則坐在魏時
軍事有驕不遜者不即治其知揚州則不及赴而卒于

京師慶歴三年二月十七日也享年六十七公惇厚篤實未嘗妄言笑雖有喜慍未嘗見色終身不言人過惡罷南海所齎無南物在陜中貴人有力者言將援公於上公為不聞接以他語退而歎曰吾束髮至此得爵禄皆以義可以老而自汚邪蓋其廉如此其治民出於寛仁不忍雖以此嘗得罪然自若弗悔也當時士大夫聞其死多歎惜累階至中散大夫勲至上柱國爵至山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户食實封四百户夫人武城

縣君路氏左司諫知制誥振之女初公以布衣見路公路公即譽公文學行治妻以其子生六男子遵道遵度遵禮遵憼遵路遵彝遵度當天聖初善為古文志義甚高嘗為襄州襄陽縣主簿不幸早死君子莫不傷之遵路為太常寺奉禮郎與遵道遵憼遵彝亦皆早死遵禮今為尚書虞部員外郎六女子嫁衛尉卿王罕衛尉卿魏琰樞密直學士何中立尚書駕部郎中王信民二人早死狄氏當五代之亂占潭之湘潭至公始葬武城君

於許州陽翟縣張潤里故以公合葬𦵏以慶歷五年既葬二十年而遵禮來求銘文刻之墓碑銘曰

維狄先公開號於梁扶國舉帝仁柔義剛施垂子孫祿不曠仕歷世十四公為循吏内行振振恕以與人無恚無忌考終厥身陽翟古墟有幽新里銘詩不磨彼石之視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刑部尚書李公神道碑

朝奉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杭州軍州兼管内勸農

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贈刑部尚書李公諱陟字元昇少以進士舉太學衆推才高不妄交游獨與故相張文節公友善淳化中用甲科補河南府澠池縣尉羣盜阻隘以略行人朝廷出中貴人傳捕公率其屬捕殺之盡以故為轉運使所奏留再任方賞遭父喪去而契丹犯河北卒亡命相聚為寇所居内黄大擾令尉初不自保公為設方略擒滅縣賴以無事改除貝州司理參軍州將邊公肅知公能有難輒以闕公逐劇賊用一日馳

百里悉縛取以歸於是州及轉運使為論功驛名見除大理寺丞知漢州什邡縣改殿中丞知秀州嘉興縣真宗東封改太常博士通判通利軍又以祀汾陰改尚書屯田員外郎河決奪一官監真州鹽倉杭州言瀏江隄壞不可治詔江淮荆瀏發運使舉可用者以公通判杭州隄成度用財力甚省而完且可久乃復得故官留再任當是時吕文靖公提點刑獄尤知公極論薦以為材且召除御史矣會母夫人死公行內修事母尤以孝聞

所收恤親屬多貧不能北歸留治喪南京哀戚毀甚未及服除而卒年五十三天禧三年六月八日也留守王沂公賻助之乃能具棺殯凡五娶賈氏高氏張氏耿氏最後邊氏封太康縣君今皆贈郡太君邊氏則貝州邊公女也邊公彊明少所可知公而好之故女以其子太康有賢行蓋見於國史公二男四女男曰中庸守大理寺丞致仕曰中師給事中天章閣待制西京留守女嫁太子中舍聶復貝州漳南縣令葛初平尚書比部員外

郎張象其一早死公初以文藝自進然喜吏事所至强果辦治終以愛利為人所思嘉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葬於衛州新鄉縣貴德鄉戒海里至熙寧元年十月乃始作銘刻之墓碑李氏故博平人後徙内黄曾祖諱祚弗仕祖諱守澄開封府襄邑縣尉考諱珣殿中丞銘曰

矯矯李公升自辭科啟迹澠池終功澍河課文曰治武奏厥多毀于大喪曽不及牆素琴未御虞殯遂歌吾延

在後寵禄有邪兆衛西南彼墳陂陁追秩榮矣哀如之何

贈禮部尚書安惠周公神道碑

公諱某字某姓周氏為人倜儻有大節敏於文學達於政事真宗初即位以進士甲科除將作監丞通判齊州即有能名召還為著作郎直史館提點開封府諸縣鎮公事歴三司户部度支判官又皆有能名遂以右正言知制誥判吏部流内銓數進見奏事真宗以為材其後

置登聞鼓院糺察在京刑獄及考進士以糊名謄録之法真宗皆自選主者而輒以屬公居糺察未幾遂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聽斷明審無留事真宗滋以為材至嘗幸其府問勞賦詩樂飲然後去以公更外事未久故不即大用而以公知河中府又以知永興移天雄軍所至輒有聲績數賜詔書奬諭於是真宗知公果可付以政即名還除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既而又以為尚書禮部侍郎樞密副使真宗得疾幾不寤丁晉公用事

逐去寇萊公而以公為黨亦逐去之以尚書户部侍郎
知青州既而又以為太常少卿知光州仁宗即位稍遷
祕書監知杭揚二州晉公得罪去還公禮部侍郎留守
南京名見之將復用公病矣乃請知潁州自潁徙陳自
陳徙汝至汝若干年以其年其月其甲子卒春秋五十
九訃聞天子為震悼贈禮部尚書賻賜録其子孫加等
謚曰安惠初公奮白衣數年遂知制誥特為真宗所禮
禁中事大臣所不得聞者往往為公道之公亦慷慨為

上言事無所撓而其言秘世莫得盡聞東封還公卿大
夫皆獻文章頌功德公獨上書進戒及在樞密進止侃
侃不以丁晋公方盛為之詘節故為所逐公好妆挽後
進士得一善汲汲如世之夸者為巳進取未嘗問家人
生産好讀書善為文有文集二十卷獨奏事諸草則公
既焚之矣無在者愛其弟越甚篤與越皆以能書為世
所稱每書輒為人取去積階至金紫光禄大夫勲至上
柱國爵至汝南郡開國公食邑至四千一百户食實封

至九百户嘗為東京留守判官東封考制度副使亦皆
真宗所自選也周氏世為淄州鄒平人公曽祖考諱某
祖考諱某皆儒者以學行知名山東考諱某仕歷御史
終尚書都官員外郎及公貴贈曽祖考某官祖考某官
考某官公夫人王氏北海郡夫人先公一年卒於公之
卒也公子延荷為大理寺丞延讓為太常寺太祝延壽
為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延儁為大理評事以某年某
月某甲子葬公鄭州新鄭縣平康鄉之北原而以王氏

祔其後若干年公子延儁為尚書都官郎中累贈公至某官始追序公世次閥閱行治來請曰先人名位功德嘗顯矣而墓碑無刻諸孤獨延儁為後死徼夫子許我則無以詒永久嗟乎公之事遠矣蓋雖公子有所不及知故所次止於如此然觀公所以進而公之材可見視公所以逐而公之行可知懍懍乎一世之名臣矣所次如此不為略也銘曰

羣獻俁俁御于帝所出入百年將相文武有如周公左

右真宗自初筮仕以至謀國晦顯險夷考終一德公去
州郡無民不思公來朝廷天子所知發論造功每成無
隙誰私黨讎用國威福間上不豫乃譏乃逐既投有罪
而以公歸退施一州遂隕于腓美矣邦士公之季子銘
詩墓門載以龜趾

臨川文集卷八十九